

凯斯特纳
作品典藏

Kaisitena

5月35日



 明天出版社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5月35日



刘海栖 主编
[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
刘冬瑜 译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5月35日 / [德] 凯斯特纳著; 刘冬瑜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8.4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ISBN 978-7-5332-5632-6

I. 5... II. ①凯...②刘...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5937 号

5月35日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著者 / [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翻译 / 刘冬瑜

装帧设计 / 春天书装工作室

出版人 / 刘海栖

责任编辑 / 孟丽丽 美术编辑 / 于洁

出版发行 / 明天出版社 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次 / 2008年4月第2版 印次 / 2008年4月第2次印刷

规格 / 150 × 190mm 32开 印张 / 5 千字 / 60

ISBN 978-7-5332-5632-6 . 定价: 12.00元

山东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5-021号

Der 35. Mai

Author: Erich Kästner

Copyright © Atrium Verlag, Zürich 1931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trium Verlag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1999, 2007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

中文版前言



[德]汉斯-海诺·埃韦斯^① 著

蔡鸿君 译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知道德国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柏林是德国旧的首都和新的首都。有些孩子也许还知道柏林维尔梅斯多夫区的一伙有名的少年，他们的首领是“教授”和“带着喇叭的古斯塔夫”。他们也许记得这伙少年帮助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名叫埃米尔·蒂施拜的男孩抓住一个小偷的经过。在火车上，这个小偷偷走了他准备交给住在柏林的外婆的一笔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它并非真人真事，这一点可以查对核实。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29年，也就是整整70年前出版的一部儿童小说里。几乎每个德国孩子都知道《埃米尔擒贼记》，不是读过小说，就是听过广播剧或者看过戏剧和电影。1999年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假如这部

^①汉斯-海诺·埃韦斯 (Prof. Dr. Hans-heino Ewers) 是德国著名儿童文学研究者、日耳曼语言文学和艺术学教授，自1989年起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该所是德国目前唯一的儿童文学研究所。此文是他应明天出版社的约请特意为该社出版的凯斯特纳8部儿童文学作品写的前言。此次出版收录了凯斯特纳最后一部儿童小说《袖珍男孩儿》，这是这部文学作品首次在国内正式出版。至此，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全部出齐。出于对汉斯-海诺·埃韦斯教授的尊重，此次出版保留了1999年版前言的原貌。

莱比锡上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戏剧史。192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在高级文理中学读书时起，凯斯特纳就开始写作并且发表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在大学里，他积极为报刊写稿，这有助于他在1925年谋得了《新莱比锡报》的一个职位。1927年，他作为剧评家来到德国首都柏林，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成为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最初是作为抒情诗人引起人们注意的。他的诗集有《腰上的心》(1928)、《镜子里的喧闹》(1929)、《一个男人给予答复》(1930)、《椅子之间的歌唱》(1932)，此外他还写了长篇小说《法比安》(1931)。当然，在此期间，他仍然继续为报刊撰稿，尤其是写作戏剧和电影评论。

1929年，他的第一本儿童书在柏林的威廉出版社出版，这部名为《埃米尔擒贼记》(Emil und die Detektive)，由瓦尔特·特里尔画插图的儿童小说立刻轰动世界，遂使凯斯特纳一举成为名扬国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后来多次说过，他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纯属偶然：有一天，威廉出版社的女出版人问凯斯特纳是否愿意为她写一本儿童书，他当时以年轻人特有的轻率态度慨然允诺。这件轶事并不完全准确。凯斯特纳在莱比锡时曾经为许多报纸撰写过文章，自1926年起，他也为家庭杂志《拜尔大众》撰稿。这个杂志有一个独立的副刊《克劳斯和克拉拉的儿童报》，而它的唯一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埃里希·凯斯特纳！他当时已经积累了三年为孩子们写作的经验，并且以写儿童诗和儿童故事而小有名气，甚至还收到了许多儿童读者的来信。因此，任何大师都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即使事后有很多人过于喜欢这么宣称。

凯斯特纳的第一部儿童小说立刻就被搬上了舞台并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对当时没有让作者本人足够地参与此事感到非常恼火，因此他自己准备更多地投入剧本和电影脚本的写作。在拍摄电影《埃米尔擒贼记》时，担任导演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比尔·维尔德。人们也许可以说，凯斯特纳在德国儿童文学史、德国儿童戏剧史及德国电影史上均占据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凯斯特纳很快又开始写他的第二部儿童小说《小不点和安东》（Pünktchen und Anton）。鉴于世界经济危机，这部小说比他的第一部小说具有更强的社会批判效果。该书1931年出版，当年年底就由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儿子戈特弗里德·莱因哈特搬上了舞台。翌年，一半幻想、一半超现实的滑稽童话小说《5月35日》（Der 35. Mai）出版。1933年，在纳粹党上台的前夕，《飞翔的教室》（Das fliegende Klassenzimmer）得以出版。此后，凯斯特纳在德国被禁止发表作品。他的书——只有《埃米尔擒贼记》例外——被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撤了下来，烧成灰烬。人们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刚刚34岁、正处于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的作家意味着什么。凯斯特纳没有流亡国外，而是继续留在柏林，并且试图作为剧作家和电影脚本作家（均以陌生的笔名）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的作品继续在国外出版，比如在“中立”的瑞士，其中有1935年出版的儿童小说《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Emil und die drei Zwillinge）。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帝国”土崩瓦解。此后，凯斯特纳经历了他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他曾在慕尼黑《新报》文艺版当主编。1946年至1949年，他主编出版了一份名为《企鹅》的儿童杂志。此外，他还积极为好几家小型歌舞剧场撰写剧本，如《流动舞台》和《小自由剧场》等。在儿童文学方面，1949年是他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凯斯特纳出版了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动物会议》和《两个小洛特》。《动物会议》(Die Konferenz der Tiere)是一个政治童话，各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是这个童话传达的信息。儿童小说《两个小洛特》(Das doppelte Lottchen)是一个家庭故事，同时也是一出张冠李戴的喜剧，它敦促成年人遏制自己的利己主义思想，从而保证孩子们拥有幸福的童年。《两个小洛特》在出版后的第二年就被拍成了电影。1954年，《飞翔的教室》也被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曾经在西德拥有广泛的读者，根据他的儿童小说改编的剧本和电影在儿童剧场和儿童电影院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创作方面，凯斯特纳这时开始进入他的晚期创作——他的晚期创作远远不如早期创作那么有名，那么成功。这一时期他为孩子们改编了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和“民间传说”，如《蒂尔·欧伊伦斯皮格》、《席尔德市民》等。1957年，他出版了童年自传《在我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Als ich ein kleiner Junge war)。60年代他还出版了两部儿童小说：《袖珍男孩儿》(Der kleine Mann, 1963)和《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Der kleine Mann und die kleine Miss, 1967)。凯斯特纳

是西德战后的儿童文学之父，他有几个杰出的学生，比如詹姆斯·克吕斯，还有无数并不那么重要、或多或少对他进行盲目模仿的仿效者。凯斯特纳早已成为一位文学名人，自1951年起，他担任德国（西部）笔会主席，1957年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1960年，他被授予安徒生奖，这是授予儿童文学作家的最高国际奖。为庆祝他的65岁生日，歌德学院举办了凯斯特纳生平和创作展览。1974年7月29日，埃里希·凯斯特纳在慕尼黑去世。

在世界各地，提到德国儿童文学，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名字总是与格林兄弟的名字相提并论，后者出版了著名的《格林童话》（第一版出版于1812年至1815年，第二版出版于1819年）。迄今为止，除凯斯特纳外，没有任何一位20世纪的德国儿童文学作家能够赢得这样的国际声誉。在德国文化圈内部亦是如此：西德的儿童文学、西德的儿童戏剧和西德的儿童电影，至少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完完全全置身于他的魔力之中。为摆脱这种魔力，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凯斯特纳也遇到了每一座伟大的文学纪念碑所遇到的情况：人们有时试图轰轰烈烈地将他从基座上推倒。但是，对于一部分60年代末以来的“新”儿童文学，他仍然还是一位教父：他的儿童小说在1970年前后被看做是社会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而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在50年代和60年代却被人们故意视而不见，但是，人们也正需要以此为起点。失望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只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者，正像他的

批评者们在3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他知道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比如勇气、友谊、成功。这些梦想可以轻松地变成使人产生疑问的东西，对此，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凯斯特纳本人则由于他对人的理智和道德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然而，唯理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凯斯特纳也陷入了一种惹起嫌疑的处境，因为在他宣传的这些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次要的道德”——诸如秩序、勤奋、正确等等。它们在人类自由的、现代的、解放的观点的影响下显得异常陈旧。自从70年代后期以来，有许多评论家试图把这位儿童文学作家的纪念碑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这种过激行动往往是一种巨大失望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是由凯斯特纳的儿童书籍伴随着长大的。

纪念碑有的时候也必须推倒毁掉，这似乎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不容改变的法则之一。因此也只有一个新的时代才有可能为自己建造一座新的塑像。也许，当我们在德国纪念这位作家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儿童文学终于进入了一种更无忧无虑、更为有利的境况。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我们德国来说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面对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让我们等着它向我们揭示新的迄今未被认识的东西吧。这也适合德国的儿童读者，对于他们，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始终还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读物。电影导演们极其引人注目地在最近拍摄的几部电影里自由地处理了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例如《两个小洛特》和《小

不点和安东》。他们以大胆的、失敬的方式把小说移植到我们当代社会，为它们重新注入了活力。

我们可能毕竟不能像中国的凯斯特纳儿童书籍的读者（儿童和成年人）那么自由，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没有过一座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纪念碑，而只有一种异国文化的见证：陌生，但却充满了魅力。愿中国的读者——无论年长年幼——教会我们这些德国读者再一次用全新的目光看一看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永远都可以用新的完全不同的目光来看待凯斯特纳，这一点已经为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这也正是这位德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伟大的一个标志。

1999年写于德国

今天是5月35日 /1

懒人国 /20

古城堡 /48

颠倒的世界 /66

自动城 /86

南太平洋 /106

康拉德的作文 /136





今天是5月35日



今天是5月35日，所以，毫无疑问，林格尔胡特叔叔今天无论对什么都不会感到惊奇。要是今天发生的这些事儿发生在一星期以前，那么他一定会以为，是他自己身上或者是这个地球上的螺丝松了几个。但是，今天是5月35日，我们得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有所准备。

再说，今天还是星期四，林格尔胡特叔叔把他侄子康拉德从学校接了回来。这会儿，他们俩正沿着格拉西斯大街往回走。康拉德看上去有点儿不开心。不过，叔叔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中午饭。

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得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家庭。林





格尔胡特叔叔是康拉德的爸爸的弟弟。因为他还没有结婚，而且自己一个人住，所以，每个星期四他都可以到学校去接他的侄子。然后，他们一起吃午饭，聊天，喝咖啡。傍晚的时候，他再把他的侄子送回他哥哥家。不过，这样的星期四有点儿莫名其妙，因为林格尔胡特叔叔没有太太帮他们做午饭，也没有帮佣的保姆照料这些事儿，所以，每个星期四，林格尔胡特叔叔和他的侄子康拉德都吃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时候，他们吃火腿肠加奶油；有时候，又吃脆面包圈加果酱或者草莓蛋糕加英国芥末。英国芥末比德国芥末好，因为英国芥末更辣，辣得扎舌头，就像它们也有牙齿似的。





他们如果觉得无聊了，就趴在窗户上看大街，还肆无忌惮地大笑。他们的邻居都以为药剂师和他的侄子又疯了。

咱们再接着讲吧。

康拉德和他叔叔沿着格拉西斯大街往家走，叔叔好像觉察到了一些什么。他问：“你怎么了？”话刚说完，他觉得有谁在扯他的衣服。他们转过身，看见一匹高大的黑马站在他们面前。这匹马很有礼貌地说：“请问你们身上带着糖吗？”

康拉德和叔叔摇了摇头。

“对不起，打搅了。”大黑马一边说，一边礼貌地摘下帽子示意了一下，然后就要接着往前走。

林格尔胡特叔叔伸手在兜里掏了掏，问道：“我能请您抽根烟吗？”

“谢谢，不用了，”黑马难过地说，“我不是烟民。”它又礼貌地弯了弯腰，然后朝阿尔伯特广场走去。它在一家美食店前面停下来，舌头馋得长长地耷拉在外面。

叔叔说：“我们应该请它跟我们一起吃饭，它一定饿了。”说完，他看看侄子康拉德，奇怪地问：“康拉德，你到底怎么了？你根本没有听我说话！”





“唉，我今天要写一篇关于南太平洋的作文。”

“关于南太平洋？”叔叔叫了起来，“那可够呛啊！”

“真是要命！”康拉德说，“我们所有数学好的人，都得写一篇关于南太平洋的作文，据说是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其他人只要写一篇描写一栋五层楼的作文就行了。与南太平洋相比，这个简直就是小儿科嘛！就因为我们数学好。”

“你虽然没有想象力，亲爱的，”林格尔胡特叔叔安慰他说，“但是，你有我这么一个叔叔呀！这不是也不错吗？我们来给你的老师先生编一篇关于南太平洋的文章吧。”说着，叔叔一只脚在马路上，另一只脚在人行道上，一瘸一拐地在康拉德旁边跳着往前走。康拉德终究还是一个孩子，他笑了起来。

路上，叔叔跟一个熟人打招呼，可没等这个人走远，叔叔就说：“去他的，他是法庭的调解员。”康拉德听了，不由得又笑了起来，就像有谁挠了他的胳肢窝似的。

到叔叔家后，他们立刻就上桌吃饭。今天吃肉丁蛋糕和鲜肉沙拉拌果酱。“从前的斯巴达人把血当汤喝，喝的时候眼皮都不带眨的。”叔叔说，“味道怎么样，小朋友？”





“好得一塌糊涂。”康拉德回答说。

“吃东西就是要锻炼。”叔叔发表高见，“当兵的时候，我们常吃鲭鱼面；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吃的米饭里面放有糖精。谁知道你们长大了以后人家给你们吃什么玩意儿？所以，孩子，你要学会什么都能吃，要让你的胃适应一切食物。”说着，他又往康拉德碗里的鲜肉沙拉上加了一勺果酱。

吃完饭，他们俩趴在窗台上看了有一刻钟，可是外面没什么好看的。他们开始在屋里做操。叔叔把侄子抱到大书架上，侄





子就开始做徒手倒立。“等等，”林格尔胡特叔叔说，“你在上面坚持一会儿。”他快步跑进卧室，抱出来一床羽绒被，铺到书架下面。然后，他叫了一声：“跳！”康拉德真的就从他待着的书架上面跳了下来，正好落在地上的羽绒被上。



“棒极了！”叔叔一边叫着，一边把两腿一蹬，手撑着桌面，从桌子上纵身跳了过去。这时候，他们听到楼下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叔叔担心地说：“楼下住着的是垃圾山·照明灯。”他们等了几分钟，但是没有人敲门，门铃也没有响。

“垃圾山家可能没人。”康拉德说。

